

WO AI HE XI ZHO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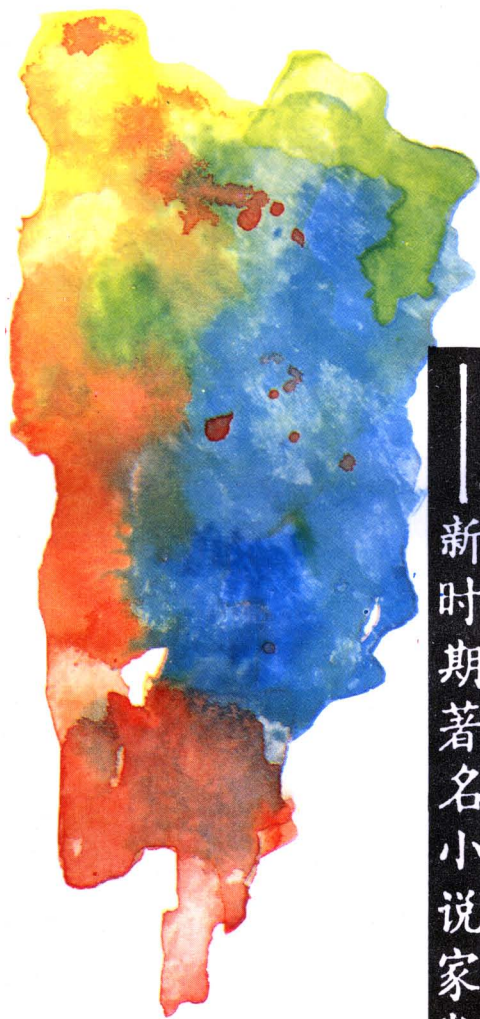
XIN SHI QI ZHU MING

XIAO SHUO JIA SAN WEN XUAN

我爱喝稀粥

周政保 选编

——新时期著名小说家散文选



我 爱 喝 粥

周政保 选编

新时期著名小说家散文选

序

周政保

什么是散文？大约谁也回答不了。

但作为一种文体，散文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——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“诸子百家”的“文章”。在中国，散文的传统与诗的传统一样源远流长。然而令人沮丧的是，传统还没有衰老，后继者倒露出了败落的迹象。于是人们可以想到，在一个“弘扬民族文化”的国度里，一些专事散文创作的大小作家们究竟承接了多少卓越的散文传统？

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世界发生了雪崩似的巨大变化——小说与诗的革新是有目共睹的。唯独散文作家们悠哉而为：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依然沉醉在散文的形式美里，依然迈着自以为优雅漂亮的步子，依然在林荫雨道或乡间小路上消遣平静的岁月，依然唱着一些与真正的社会人生并无牵连的轻柔而美丽的小调……人们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，更弄不清究竟是哪根神经被沉闷的时光麻木了。人们也不想弄清楚其中的神秘或症结，但人们却读到了不少由小说家们写下的散文，而正是这些散文使中

国散文界变得鲜亮活跃起来，并使其中添增了一些睿智的趣味及真正贴近人的生存状态的深沉。

中国的散文传统大致有两方面：一是讲求文采，讲求遣词造句的行文功夫；二是凡优秀的散文大都属于“有感而发”或“有事而作”。前者寻求的虽是文采，但文采所意味的却不是“腹中空空”的华丽词藻的堆砌，因为反对艳浮之风驱使下的所谓“美文”，也同样是中国散文传统的一贯做法。为了印证散文传统中的“有感而发”或“有事而作”，我们不妨浏览一下中国古代散文世界中的精品佳构的内容，其中的相当部分不是“记”、“传”、“书”、“札”，就是“论”、“疏”、“谏”、“序跋”、“碑文”之类。这自然说明不了根本的问题，但至少提醒了我们，这些“文章”并非无病呻吟，更不是为了“文章”而驱使自己的有限才智。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充满了历史光芒的佳作，往往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的，那种与性命相关的心境才保证了好文章的诞生。所谓“倾心之作”，指的也就是这样的文章啊！

当今散文的重要弱点在于三个字：“做文章”，或者说是为写散文而写散文。“美文”虽“美”，但大体上犹如没什么文化而又涂了粉脂的“美妇人”，缺乏气质又少思情的魅力。苍白肤浅，无病呻吟，几乎构成了这一类散文的通弊。情感的虚弱，见解的贫困，这一切都暴露出作者对于生存现象的判断力的捉襟见肘。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我们的散文界恰恰放弃了散文传统的最优秀、最精华的部分。不难想象，中国古代散文——无论是《滕王阁序》、《岳阳楼记》，还是《谏太宗十思疏》、《本朝百年无事劄子》、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倘若没有一点儿新鲜可靠的见解，或者说缺乏那样一种汪洋恣肆气势磅礴

的感情，那样一种深刻独到的气质与思路，怎么可能流传至今而生命不衰呢？所以说，好散文的灵魂还在于情感、见解、判断力、感受力的出类拔萃。

新时期的散文发展到今天，也应该作出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革新姿态了！

实际上，散文的革新也悄悄地进行着——这本《我爱喝稀粥——新时期著名小说家散文选》就是一个特别的证明。这本散文选的特点不是别的，正是那种“有感而发”、“有事而作”的务实气氛，浓重地笼罩着作品的思路与行文。作者们都是小说家，他们没有必要为写散文而挖空心思。当他们有感受、有见解、有激情、或者是想诉说一点儿什么的时候，散文也就诞生了。因为他们是小说家，所以也就在散文中发挥着小说创造的某些长处；而又因为他们是出色的小说家，所以也可以见到小说中的“诗”与散文中的“诗”的结合。他们的散文自然而然地生长出几分与众不同的光彩，而这种光彩正是散文界所缺少的。

我想，不管是小说界还是散文界，或者是热爱散文与小说的朋友，大约都会喜欢这本散文选的——虽然这些散文都出自小说家之手，但其中还是体现了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某种趋势——也因为出自小说家笔下的缘故，所以较少步人后尘的条条框框，而多了几分创新或随意的亲切。

我相信读者的感受与印象。

1992年元月春节前夕

于冰天雪地的乌鲁木齐

目 录

序

周政保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访日归来·····	巴 金 (1)
我爱喝稀粥·····	王 蒙 (8)
夜半歌声·····	王 蒙 (12)
天涯海角·····	王 蒙 (17)
忘却的魅力·····	王 蒙 (19)
新疆的歌·····	王 蒙 (22)
遥远的思念·····	王兆军 (27)
花脸·····	冯骥才 (41)
快手刘·捅马蜂窝·感觉·····	冯骥才 (46)
病期经历·····	孙 犁 (57)
听朗诵·····	孙 犁 (66)
天圆地方·····	朱苏进 (69)

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

——怀念沈从文老师 汪曾祺 (86)

梦中的天地

——序《小巷人物志》 陆文夫 (96)

我的四季 张 洁 (104)

潮颂 张承志 (107)

木石守密 张承志 (116)

忆汉家寨 张承志 (123)

大江逆行 张抗抗 (128)

夜航船 张抗抗 (137)

撕碎，撕碎，撕碎了是拼接 张辛欣 (143)

醒到天明不睁眼 张辛欣 (160)

女为悦己者容 张辛欣 (172)

安于回忆 张 炜 (179)

在病危的时候

——悼念茅盾同志 周而复 (185)

沈先生的寂寞 林斤澜 (200)

羊齿洞记 宗 璞 (209)

霞落燕园 宗 璞 (213)

燕园石寻 宗 璞 (220)

三松堂断忆 宗 璞 (224)

父亲 梁晓声 (231)

秦腔 贾平凹 (259)

人病 贾平凹 (265)

祭父 贾平凹 (272)

佛事 贾平凹 (283)

马蹄.....	莫 言(287)
苍蝇.....	莫 言(294)
读史笔记.....	莫 言(308)
麻果记.....	铁 凝(315)
巴金在巴黎.....	高行健(321)
陕北论.....	高建群(333)
圆环·死谜·预兆.....	矫 健(339)
史遗三录.....	韩少功(363)
幽默运动.....	蒋子龙(368)
后记.....	(372)

访日归来

巴 金

一

我四个月不曾执笔。在医院里写了我在东京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《我们为什么写作?》。不久我便出院回家。并不是因为病已完全治好，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。医生同意我出国，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，健康逐渐在恢复，只要按时服药，不让自己疲劳，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。我很乐观。

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，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。我病了两年多，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，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，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。探望的亲友们一来，问的、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，谈得越多，我越是精神不振。看到我这种精神状态，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，亲友们当然会为我健康担心。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摇、灰心的时候。和疾病作斗争，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。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，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。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华东医院探病，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。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，水上先生“非常忧虑”“我的健康”^①，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。我的答复始终是：“只要健康允许，我一定出席。”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，我心里想：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。出发前两天，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，闲谈中我还说：“我认为交朋友就要交到底。”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。

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。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，忘了疲劳，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，甚至忘记按时服药。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、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，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。当然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，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。为了日程安排，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。我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，不要拒绝任何人。难得有这样的机会。”其实同老朋友欢聚，不会使人感到紧张。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三十九楼住下来，第一天我便高兴地对人说：我到了东京，就是战胜了疾病。我为友情而来，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，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，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。出席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，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，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，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……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，见

① 引自水上勉先生的《成都游记》、《在巴金故居遗址》。

到不少想见的熟人。客人去后，或者我从外面回来，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，出神地望着窗外，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，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，就像小孩的玩具。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，在这个闹市区，房里没有一点噪音。我什么都不想，也不感到眼花缭乱，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。我心里十分平静，我得到了休息。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。一切都很顺利。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。在成田机场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，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，我忘了自己也挥手高呼“再见！”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。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。

回到上海，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，我并不曾病倒。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，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，可以不住进医院。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：在我这个病人身上，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。

二

到东京的那天晚上，谈日程，我只提出一个要求：去到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。第二天上午，车子把我送到豪德寺，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。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。多少年我没有这种“清晨入古寺”的感觉了。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？！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，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，我多么想看见他，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啊！我着急，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。……虽然吃力，虽然慢，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。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

伉俪的名字。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，下面还有一个香炉。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习惯。”我点点头答道：“我们过去也是这样。”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。墓碑同样整洁、大方。我的父母也就是这样“合葬”的。我母亲安葬的时候，父亲就让他名字刻在墓碑上。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，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。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，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。

我把花插在石瓶里。看看四周，空气清新，很安静，又很肃穆。我望着墓碑，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，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想着、想着。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。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。我睁大眼睛，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，没有人讲话。我耳边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吧。”我的眼睛湿了。我责备自己：我来迟了，又不曾把酒带来。我在墓前沉思片刻，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。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。为什么还要带酒呢？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。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：“多好的人啊，他没有私心，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。”离开豪德寺，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^①，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：“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。”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。

① 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聘晋过徐在徐君坟前挂剑的事。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后，从者问：“徐君已死，尚与谁乎？”季札答道：“始吾心已许之，岂以死背吾心哉！？”

三

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，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。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，但谈得融洽。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，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，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。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。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。我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，虽然中间经过“文革”的大灾难，友情也并未中断，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。几十分钟的会见，半小时的畅谈，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。根据个人的经验，我懂得了“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”的意义。

朋友S.从横滨来看我。他也拄着手杖，步履蹒跚，还有一个人照料他，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，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。一九八〇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，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。那时我就发现他比在“文革”前衰老多了。后来听人讲起他在“文革”期间受了“极左”思潮的影响，曾替我国“左派”作过一些宣传，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，因此很感痛苦。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。我只当作“小道消息”听了进去，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，也没有找旁人打听清楚。说句实话，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，不以为奇了。

我们亲切地握了手，朋友S.在客位上坐下来，讲了彼此的情况。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，原来他的发型变了：他剪了平头。我什么也没有问，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。“我剪掉头发，为了惩罚自己，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……”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，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、这样严肃，

可以说我竟无思想准备。他停下来。我不能沉默，我得表态。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：“这不能怪您，您相信别人，受了骗，应当由别人负责。您何必为过去那些事情介意。”

朋友S。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，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。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，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。分别的时候，我把他送到电梯口，带笑地说着：“再见！”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。

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前，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。我看到的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，却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。他一直埋着头，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。他走着，不停步，也不声不响，但是十分吃力。“停停吧，”我在心里要求道，“停停吧。”我在自言自语，出了声。他站住了，忽然抬起头转过来。怎么？明明是我自己！

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。我想起来了：我也剪过平头。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“牛棚”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。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“牛鬼”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，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。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，他骂了一通之后，“勒令”所有“牛鬼”一律改剪平头，却不说明理由。那时造反派的“勒令”就是法律，没有人敢违抗，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。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，回家后同肖珊商量，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，说：

“可以了。”我就这样应付了我们机关里的造反派。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，坐下来就小心地嘱咐理发师“剪平头”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，更没有领会到“惩罚”的意义，只是自己有时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。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，不过没有成功，后来就放弃不

提，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但是朋友S.的来访，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，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。

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，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，不仅刺我的眼睛，也刺我的心。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，好像压在朋友S.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。我想忘掉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，竟是那样显目！我不能不“介意”了。我开始问自己：“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.欠下的少？！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？！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、往井里投掷石子？！还有，还有……”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“惩罚自己”，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。事情一过，不论是做过的事，讲过的话，发表过的文章，一概忘得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。我健忘，我周围的人也善忘。所以在“十年浩劫”之后大家还可以轻松地过日子，仿佛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，谁也没有欠过什么债。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，而且是别人“勒令”我剪的。

然而朋友S.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。他严肃地、声音嘶哑地反复说：“债是赖不掉的。”就是这一句话！

……

夏天过去了。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。我常常静下来，即使在藤躺椅上；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：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。我甚至想到过去熟习的那家理发店去，在大镜子前面坐下来，说一声：“给我剪平头”。

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.紧紧地握手，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。

1984年9月3日

我爱喝稀粥

王 蒙

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，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，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。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，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，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。

家乡人最常喝的是“黏粥”，即玉米面或玉米碴子熬的糊糊。乡亲们称做这种粥为“嘹（音ca）”，他们说“嘹锅黏粥”，而不说什么“熬一锅粥”。新下来的玉米，有时候加上红薯，饭后喝上两碗，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，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（那时候我们进餐的时候可没有什么饮料啊——没有啤酒可乐，也没有冰水矿泉水），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，为一顿饭收收尾，做做总结，把嘴里的咸、腥、油腻、酸、辣（如果有的话）味去一去，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。

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。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、互相促进、相得益彰的，这一点无须多说。吃惯了这种搭配，即使吃白米粥、糯米粥、牛奶麦片粥、燕窝粥、海鲜粥，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，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、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；还有“天源酱园”、

“六必居”、保定“春不老”的名牌特制酱菜，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，常吃稀粥咸菜也罢，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。

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：赤豆汤、八宝莲子粥、板栗、杏仁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。就不就咸菜，则无一定之规了。

粥喝得多、喝得久了，自然也就有了感情。粥好消化，一有病就想喝粥，特别是大米粥。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，一种悠闲，一种软弱中的平静，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。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于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。干脆说，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，一种童年的回忆，一种对于人类的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，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。大米粥还是一种药，能去瘟毒、补元气、舒肝养脾、安神止惊、防风败火、寡欲清心。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，令人吃勿消的时候，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。

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“黏粥”了。捧起大粗碗，“踢溜踢溜”吸吮着玉米面噤的稠稠糊糊、热热烫烫的黏粥，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、与庄稼汉同呼吸、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。玉米粥使人变得纯朴、变得实在，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、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、忧患意识、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。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，此话不假，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，玉米粥拼命喝，喝得肚子里逛里逛荡，喝得两眼发直。正因为如此，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、繁荣经济、人民生活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。同时，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、现代化、生活选择